

新式標點

世說新語

嶺南張崖

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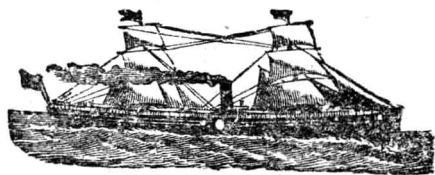
世說新語序

(駢體)

歐風美雨，慟典籍之飄零；蚓字鴉書，悲文章之廢棄。狂濶難挽，誰作砥柱於中流？國粹將淪，孰繫千鈞於一髮？書社轉載，大都西子效顰；報館傳抄，盡屬邯鄲學步。誰其搜奇羅異，作濟世之南針；聚豔凝香，揮援時之椽筆哉？僕也才非倚馬，文不雕龍，何敢嘯月吟風，沾名釣譽；標文點句，禍棗災梨耶？雖然，莘莘學子，前路縱瀾橫流，莽莽神州，妖灰終蘇前劫。屬是公餘弄筆，孤曜晨星；改刊斯文，競存碩果。雖難作聖經賢典之功臣，亦可爲世道人心之一助也。

中華民國十四年秋季刻溪高嶽岱序

世說新語序



世說新語目錄

第一卷

德行

言語

第二卷

政事

文學

第三卷

方正

雅量

識鑒

第四卷

賞譽

品藻

規箴

捷悟

夙悟

豪爽

第五卷

世說新語
目錄

世說新語 目錄

容止

企羨

棲逸

徇解

寵禮

簡傲

第六卷

排調

假譎

儉嗇

忿狷

尤悔

感溺

自新

傷逝

賢媛

巧藝

任誕

輕詆

黜免

汰侈

讒險

糺漏

仇隙

世說新語卷一

宋 劉義慶撰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闕，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輓，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

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曰：「荀君清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箸鞞前。于時大史奏真人東行。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濡，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甯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竝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閤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甯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甯讀如故，歆廢書出看。甯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旣以納其自託，甯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恆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闢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旣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

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

戎悉不受。劉道真嘗爲徒，扶風王駿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爲從事中郎，當時以爲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

何爲乃爾也！」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共飭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

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

獨往食，輒含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郗公亡，翼爲剡縣，解職歸

，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段之皮邪！」」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啓用爲吳興郡。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非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嘖。長豫與丞相處，恆以慎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恆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

，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篋，封而不忍開。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
庾公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卽復害其生，甯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謝奕作剡令，一老翁犯法，謝以醕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箸青布綺，在兄鄰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劉尹在郡，臨終綿懨，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眞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爲煩。」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晉簡文爲撫軍時，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爲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劾曰：「鼠被害，尙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甯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

殷仲堪旣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谿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顛南蠻以自樹。顛亦卽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

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

王僕射在江州，爲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王綏在都，旣憂懺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爲試守孝子。

桓南郡旣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爲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旣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爲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卽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旣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鑊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恆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袁府君卽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

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爲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爲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爲眞孝子。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般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爲吏部尙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朋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備才清稱，及中表親戚

，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隄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隄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隄大踉蹌。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儻爲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

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閔相見，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閔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

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閔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

：「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爲至公。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美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爲悖德乎？」

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陽摻搗」，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乃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

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疎。」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於甄氏；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爲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瓊衡

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鄧艾口喫，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淺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稽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仲思，爲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俊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崑巍以嵯峨，其水泔渌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瘡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瘡？」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爲瘡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恆。」

元帝始過江，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是以耿毫無定處；九鼎遷洛邑，願陛下勿以遷都爲念。」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河山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閔寇戎，志存本朝；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阡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舉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

溫嶠初爲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

王敦兄含爲光祿勳，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王丞相詣闕謝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爲揚州別駕，授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

路次，羣下不甯，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爲名言。」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爲太蚤，比之甘羅，已爲太老。」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

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林公曰：「澄以石虎爲海鷗鳥。」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爲憾。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語言。」時賢以爲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或云下令，

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

「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

兒對。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竝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懌。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庚法暢造庚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庾穉恭爲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攀枝折條，泣然流淚。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父，爲王前驅。」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

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迺歎曰：「既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如何！」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簡文登阼，復入太微，帝惡之。時郗超爲中書在直，引起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爲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悽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爲能。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

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自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

羊秉爲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爲之敍，極相讚悼。羊權爲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作羊秉敍，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權潛然對曰：「亡伯令聞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

劉真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

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右將軍王凝之妻也。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論青楚人物，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劉尹云：「清風朗月，慨思玄度。」

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謝公云：「聖賢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

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翻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何水？」答曰：「曲阿湖。」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恆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明。」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沔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使爲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鄒故麤有才具。」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旣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孫綽賦遂初，築室猷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種一株松，恆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爲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卽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芳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爲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旣爲苻堅所禽，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鷓鴣革響，漙酪養性，人無嫉心。」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

，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甯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甯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卽爲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苟樂之風。」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苻堅所制，答曰：「陰消陽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爲太傅長史，被彈；王卽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示繫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云是卿爲其計。」

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

：「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爲長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卽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

桓玄問羊孚，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當以爲接神之器。」

桓玄旣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敍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世說新語卷二

宋 劉義慶撰

政事第三

陳仲弓爲太邱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

陳仲弓爲太邱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邱，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邱，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

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竝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剔毳不得休。」或云：「潘尼作之。」

賈充初定律令，與羊祜共咨太傅鄭沖。沖曰：「臯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沖乃粗下意。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爲賄敗。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祕書丞。紹咨公出處。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

王安期爲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

•「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任讓在帝前，戮侍中鍾雅，右衛將軍劉超。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兒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爲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坐並懽。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作荊州時，敕舩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溼，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虞存弟饗作郡主簿，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饗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曰：「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汝何處得此人？」饗於是止。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稍雲眼，下拂地足，意識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

日萬機，那得速！」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

殷浩始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襪。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摻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爲京都？」

王大爲吏部郎，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得便，以已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爲佳，更寫卽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王旣作吳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爲稱，仁以不害物爲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爲不賢。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異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

鄭玄欲注春秋傳，尙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箬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敍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何晏爲吏部尙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己，何邪？」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尙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

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一無所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齋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卽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塵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塵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合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爲友。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興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爲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爲爾，將受困寡人女婿。」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恆爲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輒嬰如生母狗馨。」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爲論以示謝。于時謝不卽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劉眞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邪？」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

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殷中軍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

支道林造卽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興公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

•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媵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爲法師，許爲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拊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王長使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敍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般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佛經以爲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峯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尙不可誣！」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

般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恆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般淵源許，值盛有賓客。般使坐，麤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

般謝諸人共集，謝因問般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

人有問般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般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汗。」時人以爲名通。般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

初視維摩詰，疑般若波羅密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峭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訐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眞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無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眞長遣傳教覓孝廉船，同侶惋愕，卽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旣前，撫軍與之語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王，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道。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敍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敍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敍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

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

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邪？」遠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見壻，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尙在，殷仲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爲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提婆初至，爲東亭第講阿毗曇，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卽於坐分數四。有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

東亭問法岡道人曰：「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竅耳！」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叔以爲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

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中，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潘岳爲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己，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

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

庾子嵩作意賦成，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爲儁，以亮爲潤云。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爲名賞。」

庾公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鑿齒謝朓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眞長，眞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

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袁虎少貧，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卽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

潘輿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旣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嘆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卽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爲負版袴，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彥伯作名士傳成，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箸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事。曰：「東亭卽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

殷仲文天才宏瞻，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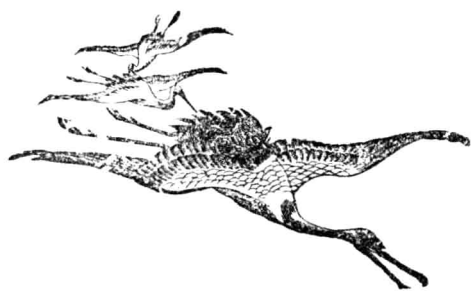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罪，遇象能鮮，卽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問古詩中何句爲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

桓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平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卽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爲兖州別駕，從京來詣門，賡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蘊。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流。」桓見賡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卽用爲記室參軍。孟昶爲劉牢之主簿，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世說新語卷二

宋 劉義慶撰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憾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誘萬方。宣王果大怒，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不敢聞命。」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本弟騫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高貴鄉公薨，內外讀誦。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

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諸葛覲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覲！既來，帝就太妃閒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覲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覲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慚悔而出。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雋爽，恐不能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一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它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預少賤，好豪俠，不爲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時亦有裴叔則，羊釋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爲中書監，和嶠爲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尙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郟，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河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從之。

齊王問爲大司馬輔政，嵇紹爲侍中，詣問咨事。問設宰會，召葛旛董艾等共論時宜。旛等自問，嵇待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問曰：「今日共爲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料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旛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廬毓盧斑。」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甯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耶！」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爲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惟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周王既入，始至階

頭，帝逆遣傳詔，謁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卽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恢兒娶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願伊，庾家伊願我，不能復與謝哀兒婚。」及恢亡遂婚，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語，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

周伯仁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爲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

• 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爲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爲矜契。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爲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復，王平子何在？」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

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應化爲鳩，至於讖者，猶憎其眼！」蘇子高事平，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爲丹陽；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爲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旣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鄰，明日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爲元輔；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沖幼，乃立康帝。康帝登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誰之議？」

「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帝有慚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碁。王手臂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卽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手曰：「此年少非唯圍碁見勝！」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爲會稽，省之，相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庾旣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富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語言。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擊地，甯可鬪戰求勝！」桓甚有恨容。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王中郎年少時，江彰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尙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尙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

王述轉尙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庶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旣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旣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爲東曹參軍，頗以剛直見疎；嘗聽訊，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己，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劉尹時爲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

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時，桓爲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鄰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鄰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濫而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棹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去。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後綏爲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取以爲主簿。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卽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張因正坐斂衽，王孰視良久不

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張使東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園棊，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搯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稽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樑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志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闔當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問。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間，庾時頽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

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己，欲以分謗。王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

王夷甫長裴戎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何所稍嚴？」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爲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恆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籠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曠。於是勝負始分。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游晏集聚，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人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就；許上牀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

：「此中亦難得眠處。」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爲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偷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偷父」欲食甃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違，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撻鞭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或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

過江初，拜官與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而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顧和始爲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厓和車邊，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合僕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衆迺安。

庾小征西當出未還，婦阮，是劉萬安妻，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與衛，阮語女聞庾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翼便爲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墮馬墜地，意色自若。

宣武與簡文太宰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季簡

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

王劭王蒼共詣宣武，正值收庾希家；蒼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爲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爲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脩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爲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旣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旣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謝公與人園葵，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遑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符堅遊魂近境，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譁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楮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楮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皙慢戲之流，殷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

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賂來，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眴，唯脚委几上，詠囑自若，謝與王敍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尙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曹公問裴潛曰：「卿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爲治；若乘邊守險，足爲一方之主。」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讟，二賢若穆，則國之休；

此蘭相如所以下 靡頗也。」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尚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晉武帝講武于宣武場，帝欲優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尙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造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王夷甫父又爲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尙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敍致旣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旣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石勒不知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適曰：「賴有此耳。」

衛玠年五歲，神矜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爲見機。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先爲臨沂令。丞相謂曰：「四府當爲黑頭公。」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爲王致力，乘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手曰：「事克，當相用爲荊州。」旣而忘之，以爲南郡。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爲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闕，好乘人

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狽，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龔，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襄危，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眴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矜然之志。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爲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代，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

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清博，不必得則不爲。」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玄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出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恆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而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卽傅亮兄弟也。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道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鄆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恆命之。胤長，又爲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尙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許才地必應在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蹇，則陳仲舉之匹；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解人意，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尙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一日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膺，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羊公還洛，郭奔爲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

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嘆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迺嘆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尙約，楷清通。」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懷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視缺然

，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一復事。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爲言談之林藪。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雋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鶴之徊徘徊，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

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爲僧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幙，行仁義爲室宇，脩道德爲廣宅。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如何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冲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壻。宏，真長祖也。洛中錚錚馮惠卿名孫，是播子，孫與邢喬俱司徒李膺外孫，及膺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清，李才明，純粹邢。

衛伯玉爲尙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

王夷甫曰：「嘆我與樂合談，未嘗不覺我言爲煩。」

郭子玄有雋才，能言老莊，庾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儻。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



世說新語卷四

宋 義劉慶撰

賞譽第八下

林下諸賢，各有雋才，子藉子渾，器量弘曠，康子紹清遠雅正，濤子簡疎通高素，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唯俗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爲冠，紹簡亦見重當世，廋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雋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嘗自神王。」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閒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

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

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爲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嘆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稽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尋溫元甫劉王喬裴叔則俱至，酬酢

終日。庾公猶憶劉表之才雋，元甫之清中。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廡中，三閒瓦屋，士龍往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

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慷慨。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

劉琨稱祖車騎爲朗詣，曰：「少爲王敦所歎，」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

王平子邁世有雋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概簡正，允作雅人，自多於遂，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閒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疎，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爲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過，不知使負責。」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箸。」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

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胡母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卞望之之峯距。」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

世目周侯嶷如斷山。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髮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爲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位望殊爲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

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何少爲王公所重，故屢發此嘆。

王丞相拜司徒而嘆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爲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

贊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嘆賞。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

劉萬安卽道真從子，庾公所謂灼灼然玉舉。又云：「十人亦見，百人亦見。」

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甯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裹陽秋，謂其裁中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甯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爲諸侯上客。」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穉恭爲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豐年玉。」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爲碑文云：「拔萃國舉。」

庾穉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旣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蕭中郎孫承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爲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荀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聲聲，爲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

桓溫行經王敦暮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嘆云：「己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王長史謂林公眞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爲簡選？」王曰：「非爲簡選，眞致言處自寡耳。」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已必無。

會稽孔沉魏顓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雋，于時之桀。孫興公目之曰：「沉孔爲家金，顓魏家玉，虞爲長琳宗，謝爲弘道伏。」

王仲祖劉眞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眞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露中。」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爲自適，上歎林公器朗神雋；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眞長標雲柯而不扶疎。

簡文目庾赤玉率省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胸中無宿物。」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自出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逾，成殊不易。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下江左興亡。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

謝太傅爲桓公司馬，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

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爲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尙神懷挺率，少致民譽。」

世目謝尙爲令達，阮遙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尙自然令上。」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桓公遙望嘆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自敬豫爲朗豫。

孫興公爲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

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聽。王又曰：「自是鉢釘，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

其人，」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總角詣謝奉。奉與說，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王領軍供養之。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曰：「劉尹語審細。」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合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未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

王史長與劉尹書，道淵源解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脩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

謝太傅稱王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

人問王長史，江彪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

謝太傅語眞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爲朗，我家亦以爲徹朗。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胃亦被遇，堪

烈之子。」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之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壻。

謝太傅重鄒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

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鄰，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

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

殷尹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世目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眞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尙使人不能已。」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鄒容之。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惜惜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卿風流雋望，眞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洛任，司馬著作往詣之，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雋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旣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

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然每至與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自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疎。」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敍說而自書少，頗有重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爲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見陸續顧劭全琮，而爲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爲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熟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噦，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實，荀靖方陳謐，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荀顗方陳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逸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儔。

劉令言始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王夷甫云：閻丘沖優於滿奮郝隆，此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雁行。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

會稽虞驥，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使，其人有才理勝望。王丞相嘗謂驥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驥未達而喪。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鑿？周曰：「鑿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顥比臣有國士門風。」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

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嗟欒。」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官準則，臣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謂過之。」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敞，時論以穎比鄧伯道，敞比溫忠武議郎祭酒者也。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顯比。」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宋棹曾爲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棹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

卜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恆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是爾馨。」

何次道爲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

郗司空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如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僞傷其道。」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多謂立惠帝爲重。桓溫曰：「不然；使

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曾稽王語奇，進爾邪？」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去之，故當出我下。」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學義不及孔巖，居然自勝。」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當爲管仲。」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共商略西廟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弈弈神令。」王劉善其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遇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修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

：「宛陵未爲不貴。」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

「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爲雄，阿萬當裂眼爭邪！」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惛惛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奔，潤於林道。」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固當攀安提萬！」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

郗嘉賓道謝公，造郗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爲得。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膏立。」

鄒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塵塵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懷懷恆如有生氣；曹蜎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獠貉噉盡。」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君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

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爲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

袁彥伯爲吏部郎，子敬與郝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爲人，冀小卻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

桓玄爲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于時賓客爲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檀梨橘柚，各有其美。」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

：「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卽敕免罪。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雋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何敢言盛！」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

王夷甫婦，郭泰甯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爲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僮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

力爭得脫，踰窻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

謝鯤爲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爲盛德之事矣。」鯤曰：

「何爲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

，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

服，仗民望以從衆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爲名言。

元皇帝時，廷尉張闔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

闔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

事。」羣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爲及

之。張聞，卽毀門自至，方出迎賀，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爲惜

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卽知，蚤已毀壞。」

郗太尉晚節好談，旣雅非所經，而甚矜之。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誠。

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

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夫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
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爲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甯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語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請吏部郎陸邁與俱。將至吳，密勅左右令入閭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日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爲漢高魏武何如？」一坐莫答。長史江彪曰：「願明公爲桓文之事，不願作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爲桓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尙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

·「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一人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謝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

殷顛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往與顛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顛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聘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麋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

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 王國寶相爲唇齒，並上下權要。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歛歛，曾不慮獄吏之爲貴乎？」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卽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闕字，王正嫌門大也。」

人餉魏武一柸酪，魏武噉少許，弄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豎白」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脩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

子也，於字爲好；整白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裨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心同。衆服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迺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聞，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卽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旣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

，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筯，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餽？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筯，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卽遣還。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鄴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

不相屬，限於燈下，二兒共敍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幘。」兒云：「已足，不須複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異之，知爲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桓因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惡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鞠愛過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

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王處仲世許高尙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焉。

王大將軍眉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爲太子，好養人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尙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槩脚令上。」王聞之而去。

庾穉恭既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己；及李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

：「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報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敍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嘆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小字鎮惡，年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爲鎮惡郎。嘗往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嘆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瘡。陳林道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往，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世說新語卷五

宋 劉義慶撰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閒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兼葭倚玉樹。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頽唐如玉山之將崩，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

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恆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頽，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頽然自放。

衛玠自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周伯仁道桓茂倫，嶽崎厖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豐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

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履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讀，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可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頽。」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

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詔舉！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尙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浩浩若神君。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睐，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往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

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

有人歎王公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強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遯迹虎，並皆暴犯百姓，

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

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

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

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蛇，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

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厲，終爲忠臣孝子。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

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旣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

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

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裙，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固自超，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

王司州先爲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爲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己比苻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與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

客皆一作驢鳴。

王濬沖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天，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縲；今日視此雖近，藐若山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

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尙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箸柩中，因慟絕。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弦於鍾子，推己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耶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

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爲中書郎，少亡，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棲桷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祝予之歎，如何可言。」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昔羊子道恆禁吾此意，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而恩恩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

，佻然不應。復敍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嚙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稽康遊於汲都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稽康，康與書告絕。

李歙是茂會第五子，清真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爲府掾，歙得賤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子弟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嘗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百姓謂有道術，爲立生廟，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於時苻堅臨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訐謨之益，徵爲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賂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愴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爲鄉閭所安。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於尋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不與語。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夾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閒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行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顧流轉佳，加己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

：「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郗爲傅約亦辦百萬資，傅隱事差互，故不果遺。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箸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自有所歸。」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值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邪？」母曰：「好尙不可爲，其況惡乎？」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

：「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卽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覆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

：「大丈夫不能聖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爲尙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感容，語之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爲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爲勝。」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雋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母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旣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卿語道何物？」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亦有俊才女德。鍾郝爲姊妹，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

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遂逼重自裁，初重在

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媼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髮，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爲薪，剉諸薦以爲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爲美談。」侃乃返。

達及洛，遂稱之於羊卓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鱧餉母，母封鱧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箸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籍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求進，闔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尺，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謝公夫人帷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一人云：「恐傷盛德！」

桓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箸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屣，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遷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憾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甯不同穴。」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體，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使與人隔。」

韓康伯母般，隨孫繪之之衡陽，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般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思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荀，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墮馬折臂，位果至公。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

• 使人解去，便徑渡。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慕去水不滿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脉云：「君

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卽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爲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巧藝第二十一

彈棋始自魏宮，內用粉奩戲。文帝以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棋，妙踰於帝。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卽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旣下，頭髮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值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

羊長和博學工書，能騎射，善圍棋，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弈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爲手談。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刑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爾，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卿雲之蔽日。」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瞻仰！」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拔，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鬚，珣狀短小

，于時荊州爲之語曰：「鬚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範之爲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回坐傾睐，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爲步兵校尉。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幃衣，諸君何爲入我幃中？」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阮籍嘗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輒廢頓良久。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嘯畢，便去。或問裴曰：「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箸重服自造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遙集之母也。」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稹敗而不救？」和曰：「元稹

如北夏門拉攏，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酒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

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恆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恆飲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秣米不了麴蘖事。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棹蒲，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卽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溫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恆大飲酒，常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衛君長爲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條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淞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厮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足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謝鎮西往尙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

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袞。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語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常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爲設酒，殊不

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雍州在內，見有甃毼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忤容。爲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關，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關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爲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曰：「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

，定是二百五十沓鳥標。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袁道上行殯。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此！」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

王子猷出都，尙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主客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達。」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神形不復相親。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王長史登茅山，大痛哭曰：「瑯邪王伯輿，終當爲情死。」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直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忤，故作「鳳」字凡鳥也。

陸士衡初入洛，資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尙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爲荊州，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巢子，涼衣拘闔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恆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爲晉陵，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弈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爲司馬，奕旣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飲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萬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嘗著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性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其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

待己。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颺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故作爾。」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相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挂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隊生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得而免。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兒輩敢爾！」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儻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世說新語卷六

宋 劉義慶撰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與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卽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皐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鍾毓爲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玄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曰：「皐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

黨。」

稽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溫頤，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義陽鄒湛，河南鄭翽，此數子者，或褻喫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譁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市蠶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

手曰：「雲間陸士龍。」苟答曰：「日下苟鳴鶴。」陸曰：「既開青雲睹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苟答曰：「本謂雲龍駢駢，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甯勝馬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答曰：「此盃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棋，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明帝問周伯仁，眞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金犒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特，有盤辟之好。」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眞長，敍其搜神記，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旣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己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

，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尙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

庾征西大舉征胡，旣成行，止鎮襄陽。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眞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

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答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卽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尙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卽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

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娥隅。」桓公曰

：「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尙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榆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不知桓公德衰，爲復後生可畏。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

·「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與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爲讎。」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恆相似，時似耳，恆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唇齒相須，不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會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王文度范滂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之汰之，砂礫在後。」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失小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賂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恆任之風，當有所引耳。」以袁無恆，故以此激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無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着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闕。」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

「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遇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跳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飗，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直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飗無恙。」

符朗初過江，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爲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詢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王曰：「卿莫近禁樹。」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浙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彼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尙不免撻，而况於卿？」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

祖廣行恆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庾曰：「不爾，樂令耳。」

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汗人。」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

司空，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狇虎犢，還其所如。」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言次及劉眞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爲眞長求會稽。殷答曰：「眞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

桓公懷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恆嘆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爲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爲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中爲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我實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

劉尹江影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影以手斂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

孫綽作列仙，高邱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爲我龍擄。」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強知人家國事！」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爲難。」簡文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慚負宿願。」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

蔡伯喈睹陳箴，孫興公聽妓，振其擺折。王右軍聞，大噴曰：「三祖壽樂器虺瓦，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箸膩顏恰，繪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

庾道季詒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爲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殷顛庾恆，並是謝鎮西外孫，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

太傅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鳥，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爲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嘆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食不？」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嘗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

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寶馬，齎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謁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勅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王大將軍甚愛之，恆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

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憶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他，我爲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壻。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

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言彌甚，積日漸歇，江影暝入宿，恆在對床上。後觀其意轉帖，影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僧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僧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來向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歸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己，喜躍非常。比入

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曾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位一時都盡。

謝遇年少時，好箸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爲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上。後爲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爲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援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恆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

尙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將去。」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

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恆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

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且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尙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烝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肥。」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

所未知作。

王君夫以糝糲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恆冬天得韭萍蘘；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游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萍蘘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駿」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櫛便去。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袵，因直內箸，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爲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邨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匝地竟埽，時人號曰「金溝。」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癩脯語人。」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

忿捐第二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于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少有悟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與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爲貴。」

謝無奕性纒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

「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恭時爲丹陽尹，大始拜荊州，訖將乘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帟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二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惟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

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爲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情好日疏，讒言以息。

尤悔第二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圍棋，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爲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爲之拜，謂爲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

劉琨善能招處，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面似羌。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悅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爲尙書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乃具敍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着牀曰：「若如公言，胙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爲流涕。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

庚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庚每詣周，庚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庚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庚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庚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庚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兒既是偏所愛重，爲之是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祈，結恨釋氏，宿命都除。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遣

• 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日暮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甯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

桓車騎在上明畋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爲此死，賢於讓揚之荆。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玄意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尙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盃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

「是賀劭。」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元皇愧慚，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問之曰：「此是有情癡。」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旣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懷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必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

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尙煥，鱉魚鰕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卽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二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爲奴。」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

賈公閻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

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卽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爲「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誨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旣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爲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說之，悟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着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閣峻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卽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

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恆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尙書。

仇讎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

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瓛兄弟少時，爲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阬，阬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瓛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雖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釋；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爲饌。母流涕曰

：「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尙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刀而出，胡之已去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修載，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爲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修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爲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旣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尙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爲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父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就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

桓玄將篡，桓修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



